

## 第五章 斷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閑看著他，雙眸裏透著股無所謂的懶散，“青州雖然畢竟在西大營控制之中，何至於怕成這樣。”

李弘成用手指著他的鼻子，大怒說道：“你是達官貴人，心思一動便要去青州，難道不知道會惹出多大的麻煩？”

青州城乃慶國最邊遠的一座州城，是當年大皇子第一次領兵時強行打下來的土地，也是最新的一座州城，深懸於草原邊緣，三方空虛，時常處於雙方交戰的鋒銳所衝，如果讓西胡知道監察院範閑深入青州，隻怕會不惜一切代價來攻。

範閑打掉快要指著自己臉的手指，惱怒說道：“難道你不是達官貴人？和親王不是？葉靈兒不是？”

“但我們都是在軍營之中！”李弘成看著他，憤怒地提高了聲音，說道：“你以為我不知道你？你到了青州就會停下腳步？我太了解你這個人了，眼看著草原在前，你會捨得不進去？你喜歡冒險，你喜歡偷偷摸摸，你從來不會跟著大部隊前進後退。”

“我能眼睜睜看著你在我的治下，溜進草原？”李弘成咬著牙說道：“我告訴你，門兒也沒有！”

範閑沉默了，沒有想到弘成竟是一眼就瞧出了自己的打算，但是他心中的那股陰火正在燒著，讓他必須進入青州，看一看正在發生的事情，哪怕不進草原也成。

“我答應你，我不會帶著部屬進入草原。”他望著李弘成。很認真地說道：“我隻是要去青州查些事情。如果...如果我人不到。所有人都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，相信我。這件事情很重要。”

“你去青州查什麼事？”李弘成冷靜了下來。看著他一字一句問道：“你如果有旨意，我放你們過去，如果沒有。你就不要再說了。”

“如果我有旨意，我還和你說個屁！”範閑見他油鹽不進，不由也憤怒了起來，罵道：“不要忘了，我是欽差！陛下允我便宜行事。我通知你。是尊重你。我真要去青州，你拿什麼攔我？”

聽到這話。李弘成咬著牙。卻是找不到什麼反駁的話語。半晌後冷著聲音說道：“我必須警告你，現在地邊關和以前不一樣了，很容易死人地，胡人變得越來越陰險...和你地手段差不多。為什麼先前你帶著監察院進城。能被我抓住，是因為定州城現在都混進來了很多奸細，西大營和西涼路總督府都很緊張這件事情。”

“你們的偽裝連我都騙不過，更何況是那些胡人。”李弘成盯著他地眼睛。努力勸說道：“葉靈兒和你不同，葉家在西邊還是很受胡人敬畏。但你地名聲代表著朝廷的顏麵。如果胡人能夠殺了你，他們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。”

“奸細...確實有很多奸細。”範閑長吐了一口濁氣，幽幽說道：“過去三十年，胡人都無法往境內派奸細。因為咱們長的太不一樣了...結果就這兩年多了起來，我也很好奇，這些將咱們地情報賣給胡人的奸細，究竟是從哪裏平空冒出來的。”

李弘成的眼中閃過一絲異芒。

範閑望著他說道：“我此行最重要的目地，就是要挖出那個人。以及和那個人有關聯地所有人。為了這件事情，我準備了整整四個月！你如果要攔我，你去向陛下請旨。”

李弘成舉起雙手。表示放棄。卻依舊冷笑著說道：“但你想過沒有，如果你出了事情，陛下怎麼辦？我西大營這些人怎麼辦？”

“你高估了胡人。”範閑微垂眼簾。嘲諷說道：“低估了我。”

李弘成怔了怔。忽然把他拉了進來。往存放地圖地書房裏走去。行過後園，來到一處房間，點亮明燈。李弘成鋪開一張極大的地圖，重重地將手掌拍在極西某處地方，冷聲說道：“看看青州地位置。遠在二百裏之外，如果你要去，我派支千人隊送你，如果你不要人送...那我想知道。最後這三十裏地平漠地帶，胡人前來突襲。你怎麼應付？”

範閑仔細地看著地圖，雖然這張地圖他在京都院內已經研究了許多遍，但此時重新觀看，依然感到了一絲寒意，往青州地道路緊貼著草原邊緣，胡人們憑借著在草原上神出鬼沒的能力，確實可以隨時發起襲擊。

“我是商人，胡人不殺商人。”範閑低頭說道，心裏卻想著與胡歌之間的協議。

李弘成沒有接他這句話，指著地圖上說道：“這兩年，胡人天天從草原上跑出來，對青州後方的屯田進行掃蕩...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嗎？一旦那些胡人殺得興起，還管你是不是商人？你就算是個九品上地高手，可要是對著數百遊騎，又能有什麼逃生的方法？”

不等範閑接話，他的手指繼續在地圖上移動：“看著這塊，這是胡人主攻的方向，兩年裏，一共已經死了一千多名屯田軍。”

範閑知道邊境上地慘劇，說道：“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？”

“我敢擔保，我帳下的鐵騎絕不輸於胡人地遊騎，但這就像兩個人互捅刀子，刀子都是很鋒厲，但是目標卻有區別，他們不敢碰我地主力，我卻抓不到他們的主力。”

範閑若有所思，說道：“胡人的部帳在移動之中，我們的百姓卻因為田地而被捆死在土地上，他們對我們造成地傷害，自然要大過於我們對他們造成的傷害。”

李弘成有些無奈地點了點頭。

“所以我更要去青州，我要去看看發明了打草穀這種王八蛋戰法的高人...究竟是誰。”範閑的眼中一片幽寒，於寒冷之中開始燃起冥火。

知道無法說服範閑，李弘成盯著他的眼睛問道：“為什麼...監察院對於西涼地事情。如此注意？”

“不是院務。是我地私事。”範閑地心情明顯很糟糕。看著地圖上那

說道：“當然，不僅僅是私事，我必須在明年之前，勢穩定下來。我需要你地幫助，同時我也要砍掉胡人得到的支持。”

“明年之前？”李弘成疑惑地看著他，不知道為什麼他如此著急西邊地局勢。

“明年，四顧劍頂多能撐到明年春天。”範閑低著頭，說道：“四處放了一大半的注意力。用在觀察四顧劍的傷勢上。這位大宗師可真是能熬...居然比預想之中多熬了這麼久。雖然這兩年他根本沒有見過外人，但我們知道他還活著，而且我們知道，他明年就將死去。”

“四顧劍的死活和西邊有什麼關係？”李弘成惱火問道。

範閑抬起了頭來，望著他說道：“因為四顧劍如果死了，陛下會派我去東夷城...我再也沒有時間解決西邊的問題。”

李弘成冷笑一聲，說道：“你以為天底下地事情。你一個人就能解決完？我承認你地能力。但希望你不要將自己看的太高。”

範閑知道對方這句話沒有惡意，攤開雙手說道：“四顧劍之後的東夷城。總是要倒向一邊。不論是我大慶還是北齊，而最大的問題是...我們如何讓東夷城平穩地過渡到我們的手中。”

“或者是雙方相爭，東夷城依然可以保持一個中立的姿態。”

“不可能了。”範閑自嘲一笑，搖頭說道：“四顧劍一死，城主府與劍廬的矛盾便會爆發，東夷城哪裏有資格中立？”

“但你還是沒有解釋，這和你急著來西涼有什麼關係。”

範閑有些無奈地看了弘成一眼，沉默半晌後。低聲說道：“原因很簡單，我必須證明給天下人看，我能解決西涼和東夷城地問題。”

“然後？”李弘成狐疑地看著他。

“然後我想向陛下證明。如果...我是說如果，如果真地要一統天下，不見得...非要打仗，就算要打，也不見得一定是武鬥。文攻也是可行，即便一定要武鬥...能小打就小打。”

範閑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，低到甚至似乎他自己都不相信這句話。李弘成也聽傻了。沉默地坐在一旁，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什麼。

李弘成忽然站了起來，在書房裏來回地快速走動，似乎要消化自己剛剛聽到地消息，片刻後，他在範閑地身旁站住，難以自抑地笑了起來，笑聲中滿是荒謬的意味。

“你白癡啊！”李弘成對著他破口大罵道：“這麼幼稚的念頭也想得出來？你以為你是神仙，不花一兵一卒就能解決胡人？不花一兵一卒就能解決東夷城，還有北齊！”

李弘成氣的渾身發抖，指著範閑的臉，指尖亂顫：“我還以為你去青州有多麼了不起的想法，卻是如此幼稚的亂戰！”

“你究竟想做什麼？你真被太學裏地學生拍馬屁拍的忘了自己姓甚名誰？你真想當聖人？”

李弘成猛地攔住範閑的衣襟，咬牙說道：“你是不是瘋了？天下人不會因為你地想法，就乖乖的照著行事！”

兩個人的臉靠的極近，李弘成看著範閑眼眸裏的黯然，低壓聲音吼道：“證明給陛下看？你到底在想些什麼？”

範閑垂著頭，低聲說道：“我想什麼？如果我說希望天下太平，沒有戰爭...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想法很荒謬。”

李弘成鬆開雙手，範閑坐回椅上。

他看著範閑搖頭半晌，根本震驚地說不出話來，身為慶國兒郎，卻是如此厭惡戰爭？幸虧他知道範閑此生經歷了多少生死關頭，絕對不是一個貪生怕死之人。

“這個想法並不荒謬。”李弘成一字一句說道：“而是，這根本就不能構成一個想法。”

範閑抬起頭來，倔狠說道：“為什麼不能？如果我能憑自己的力量一統天下，陛下何必再去南征北戰，讓那些上萬，十萬，百萬，甚至千萬的平民百姓...因為這個光彩地目標而死去。為了這麼多條命，我憑什麼不能這樣想！”

“好好好。”李弘成氣地連連點頭。說道：“你可以這樣想，但是你永遠做不到，而且我勸你，最好不要讓陛下知道你地想法，不然他一定會認為你瘋了。”

“我本來就瘋了。”範閑閉上了雙眼。幽幽說道：“你不知道這兩年我是怎麼過的，我天天在想這個問題，似乎下一刻大戰就要爆發，那些什麼事兒都不明白的百姓，就死在馬下。死在刀槍之下。我想改變這一切。但卻不知道應該怎樣做...沒有人能夠幫我。”

“沒有人能夠幫我！”他忽然憤怒了起來，睜開雙眼，盯著李弘成，伸出一根手指大聲說道：“他們都走了！陳萍萍不管事了，父親歸老，林若甫在梧州被陛下嚇成了個老兔子！老大呢？他隻怕還樂意去打仗，也不願意在京都呆著...”

五竹叔也走了。隻剩下自己一個人。範閑在心裏加了一句。

“隻有我一個人。”範閑的嘴唇微微顫抖，咬牙狠狠說道：“隻剩我一個人地在夜裏想著。掙紮著。我不甘心，明知道這是很難達到的目標，但我依然要試著去做。”

“荒唐！可笑！幼稚！”李弘成搖著他地肩膀，似乎想要把這個瘋子搖醒，“陛下用了三十年的時間，才營造出如此大好的局麵...西胡？如果陛下做好準備，隨進可以把他們打成垃圾！在當前的狀況下，你卻想和陛下反道而馳？我告訴你。陛下不需要你替他做這些，他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做！”

李弘成像看著一個白癡一樣地看著範閑，“兩年裏。你讓監察院刻意被削權，以穩定朝廷，你讓內庫重新煥發當年地光彩，充實國庫，補充軍費...你如果真地替他平定了西胡。收回了東夷城，你便已經替陛下做好一切大戰前的準備，卻想

候讓陛下放棄開戰地念頭？”

“你認為陛下瘋了還是你瘋了？”

“到底怎麼了？這兩年裏。你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？”李弘成不敢置信地看著範閑。問道：“天下太平？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發生過。”

“至少在我活著地時候。我希望天下太平。這算是我地人理想。”

範閑自嘲一笑。平靜片刻後。認真說道：“從小在州地時候。我就在想我這一世要做些什麼。後來漸漸明白。天下如果能夠太平，那便是最好不過了。”

“兩年前在京都。”範閑抬起頭來。看著李弘成近在咫尺地大胡子與關切地雙眼。幽幽說道：“我看著老二吐血而死。長公主自刺而死，還有那麼多地叛軍士兵，禁軍，監察院地下屬。就因為一統天下這個目標。成為了陛下道路上地祭品。也就是那個時候，我堅定了這個理想，可笑嗎？”

“我也看過死人。”李弘成瞪著他。“這三年在草原上。我看過地死人甚至比你還多，但又如何？曆史永遠都是這個樣子。你地理想本來就很可笑，知道嗎？”

“可笑地理想依然是理想。”範閑雙手交叉在胸前，回複了平靜。安靜說道：“人如果沒有理想。那和鹹魚又有什麼區別？”

“整個慶國，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支持你地所謂...理想。”李弘成也漸漸平靜了下來，搖頭憐惜說道：“包括陳院長。包括範尚書在內，沒有任何人會支持你地想法。”

“我了解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我與世上絕大多數人本來就是不一樣地，我隻是想用事實。來說服陛下。”

“陛下...永遠不會被人說服！”李弘成加重了語氣。

“沒有發生地事情，誰知道？”範閑站起身來，說道：“不要忘記。我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地爹了，你這兩年總是要結婚生子地，我們總得給自己地後人留下一些什麼，至少我希望不是一個戰亂不止，途有死屍地動蕩天下。”

“你不看好陛下一統天下？”李弘成在聽了範閑那句話之後。沉默許久，開口問道。

“打天下易，治天下難。”範閑整理了一下自己被拉亂了地衣衫。緩緩說道：“當年北伐將大魏打散，卻讓戰家繼承了大祚，江南江北，山東燕京之民易伏，但大魏故民，卻不是那麼容易低頭地。即便我大慶鐵騎攻入上京城，可真要讓那黎民百姓認可李氏皇族地統治，至少需要數十年時間。”

“準確地說，是數十年地鎮壓與屠殺。”範閑往屋外走去，“我不希望小花和良子姐弟二人，將來看到地不是西湖美景，東海風光，而是血流飄杵，鐵索橫江，所以我想試著改變一下，至少改變一下方式。”

“可是數十年地鐵血，會換來萬世地太平。”李弘成依然無法接受範閑地想法。

“天下大勢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一統江山或許會給百姓們帶來更多地好處，但是我卻顧慮不了那麼遠。”範閑說道：“這個想法，我曾經和言冰雲說過，我隻能考慮我活著地當下，我子女活著地當下。”

“我隻是不想當鹹魚，我不是想當聖人。”說完這句話，範閑往屋外走去。屋內李弘成雙掌按在地圖之上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你為什麼要對我說這些？”

範閑沒有轉身，笑著回答道：“我們是朋友，我地想法不會瞞著朋友。”

然後他想到了那個穿花裙子地朋友，心尖抽痛了一下。

...

數日後，行西涼路欽差，監察院提司大人，澹泊公範閑入城代聖巡狩，西涼路總督並大將軍出城相迎，全城共慶三日。三日畢，大將軍府審羊肉鋪奸細一案，查明江南商人暗通胡賊，走私鹽鐵，共斬十四人。

大宴畢，欽差離城，舉城相送。同一日，欽差範閑卻已經扮成了商人，坐上了開往青州地馬車，開始了自己地查案之旅。

正如那夜與李弘成交心所言，他必須在天下開戰之前，平定西胡地局勢，和平收服東夷城，如此方能向皇帝陛下證明自己地能力，以及自己的手段可行。然而此行西胡，不僅僅是範閑想擺脫鹹魚人生地一步，更重要地是，他要去解決一件事情，一件令他十分憤怒地事情，這件事情卻不能對弘成說清楚。

馬車在無垠屯田間的官道上前行，車隊前後，監察院的下屬正警惕地注視著一切，以防被胡人打草穀地隊伍突襲。

範閑更希望有小隊胡人能夠前來，隻是可惜，那夜之後，李弘成便搶先發動了慶曆九年地秋季攻勢，一時間將西胡地遊騎，殺回了天山腳下，草原之上，青州空虛的後方，頓時變得清靜起來。

範閑收回望向窗外地目光，知道西大營地大動作，完全是為了保證自己地安全，弘成雖然沒有言明，卻在用自己地行動，幫助自己。

他地目光落在手中地一把刀上，這把刀式樣普通，但用料極好，絕對不是胡人地工藝水平所能鑄成，但問題是，這把刀正是五個月前，青州城內繳獲地胡人兵器。

青州城內地四處官員，極為警醒地將這把刀送回了京都，呈到了範閑地眼前。這把刀沒有任何可以查到來路的記號，但範閑卻一眼便認了出來，因為這種刀，是北海邊上某處隱秘工坊做出來地。

範閑地眼眸中，充斥著難以抑止的怒火，體內真氣釋出，啪地一聲將這把刀生生折成兩斷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